

序 言

中心的邊緣

社會性別、遷移及不平等交置中的中國農民工

當代中國的農民離鄉背井來到城市，縱然他 / 她們的勞動力被城市所承認，但「農民工」的身份怎能足以界定他 / 她們的存在？每一個的「打工者」都背負著多重的身份，如性別及階級等。這些在城市默默辛勞付出的、從農村出來的人，每一個也有他 / 她的故事，而每一個故事也承載著個人的成長、情感的印記、家庭的責任及期望，和他 / 她對理想的追尋與失落，串連這些故事的是中國城市及農村宏觀二元化發展策略的不平等及不公義，是全球化生產鏈中工人權益被壓榨的現實，亦是傳統性別規範對主體的宰制及個體的反抗。在主流的論述中，在被單一化的工人身份裏，這些個人的主體性及他 / 她們家庭的努力及掙扎，往往被淹沒了。怎樣的書寫，才能還原這些在中心被邊緣化的人的聲音，還原他 / 她們作為人的全觀主體性？

引入社會性別的分析框架，把他 / 她們的生命歷程放在工廠、家庭、農村 / 城市及階級的交置不平等裏閱讀，可能是唯一的可行性。我想，沒有一個人能夠逃過被性別分類 (gender categorization)。縱使個人可能對社會性別的規範作出反抗，但社會性別對個體生命的操控，卻是深植在家庭、市場及國家等制度裏。性別問責 (gender accountability) (West and Zimmerman, 1987) 雖然是一個悲觀的結論，

但無可否認地說出了大部份人的成長經歷。在人生的不同階段中，大部分人，包括了從農村到城市打工的他們與她們，無時無刻要回應扣連在家庭責任裏的性別期望，也不能迴避資本主義市場及工作間裏的性別政治、隔離及不平等，也難免要在農村及城市的不同性別規範中導航。

現有對中國農民工的研究多從女性出發，尤其是年輕未婚女性的角度及經歷，去理解社會性別如何在父權社會及資本主義的交叉中，影響她們在城市打工的經驗。然而，對已婚女性及男性的探索就明顯缺乏。已婚女性的經驗為我們展示了置身於家庭及工廠、農村及城市的性別規範及制度不平等之下，女性如何尋求一個出口。對男性農民工的探討則反映了身為父權社會的得益者，農村男性其實同樣受著性別規範的定型及枷鎖，亦折射出農民工男性及有城市戶口男性之間的階級不平等。

在中國經濟騰飛的大論述中，千千萬萬的從農村來到城市的他們及她們，處在城市的中心——她們/他們是「中國製造」背後的那雙手；他們/她們的勞力投入，建造了聳立的城市高樓，但他們/她們被制度規限在中心的邊緣。可能很少人聽到她們/他們對公義的嚮往及面對不公義的吶喊和無奈，但杜平的這本著作，卻為這些在中心邊緣的人，在大歷史的喧嚷裏，留下了點點足跡。

蔡玉萍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